



無錫挑簾

光陰似箭，孟小冬拜仇月祥學藝三年契約，瞬息到期。雖說三年時間比起科班或戲曲學校的學制，似乎短了許多。然而仇月祥為孟小冬開的彷彿是速成班，學員只有孟小冬一人，德智體美，所有課程全由仇月祥一人擔綱。幸運的是，孟小冬不像有些孩子跟隨師傅學戲那樣，必須為師傅家做刷鍋洗碗、掃地抹桌，甚至抱娃娃一類的雜事，而是除了吃飯睡覺以外，全部「泡」在戲裡。

一個悉心指點，嚴肅認真，誨人不倦，傾囊以授；一個勤奮好學，一絲不苟，如魚得水，夜以繼日。孟小冬就像一隻小蜜蜂，拚命地吮吸各種花蜜。除了毯子功、把子功已有了一定基礎外，舉凡孫（菊仙）派的《逍遙津》、《捉放落店》、《烏盆記》、《四郎探母》、《李陵碑》，劉鴻聲的《斬黃袍》、《轅門斬子》，譚鑫培的《失空斬》、《賣黃馬》、《武家坡》、《翠屏山》以及老徽班的《徐策跑城》，還有老旦戲《涓油山》等等，不下三十齣，均已滾瓜爛熟，雖顯得駁雜一些，但還都是傳統骨子老戲。比較繁難的所謂「三斬一碰」（即《斬黃袍》、《轅門斬子》、《斬馬謖》和《托兆碰碑》），全有了。

然而，這三十餘齣戲的唱念做打又談何容易，尤其對一個十一二歲的纖弱女孩來說，猶如背負巨石，確實是超重的負荷。所幸的是孟小冬沒有被壓垮，憑著她過人的聰穎才智，勤奮的虛心好學，加上師傅高水平的精心培育，家庭及環境的熏陶影響，她奇蹟般地完成了師傅所規定的各項的要求，出色地交出了一張令師傅和家長都很滿意的答卷。

一天，仇月祥與孟小冬父親孟五爺商量，打算讓孟小冬先到外碼頭跑跑，搭班實踐一下。孟五爺心裡有底，早也認為女兒可以「挑簾」（登台）試試了。

說來也巧，孟小冬的六叔、名丑孟鴻茂，幾天前曾有人記他為

邀角，說來人是無錫新世界（相當於上海的大世界，遊樂場所，內設劇場）的經理，需聘一位能挑大樑的唱做鬚生（老生），他已經介紹了一位老生，正在商談包銀事項，還未啟程，不如讓孟小冬一起跟去試試。

第二天，孟六爺鴻茂陪同無錫經理來看（試）孟小冬，該經理一見孟小冬，個頭不大，肌瘦體弱，頭上梳著兩條辮子，臉上稚氣尚未脫盡，不覺好笑，心想，這小妮子（小姑娘）能唱出什麼水平？落座後，相互介紹，寒暄了幾句。仇月祥先開口：「小徒已跟我學了多年，不是我老王賣瓜，上台准行！」孟小冬父親轉向他六弟鴻茂，說：「就讓六叔給小冬吊一段，請經理指教！」孟小冬六叔孟鴻茂，雖工文丑，但場面上的傢伙難不倒他，猶精胡琴。仇月祥讓小冬唱《逍遙津》，從導板「父子們」開始。孟小冬歌喉愈唱愈亮，音色純正，高低寬窄，運腔自如。那經理眯著雙眼，腳蹠二郎腿，隨著節奏搖頭晃腦，聽得有滋有味，心裡暗暗驚歎。一曲終了，經理高興得站了起來，拍著雙手，連聲誇獎：「小妮子不簡單！果然名不虛傳！還唱得很有感情！」並當場拍板：「到無錫頭天打炮戲就唱《逍遙津》！」他還補充說：「我們無錫多少年來，還沒有人能唱這個戲，孟小姐去了，准紅！」

春華秋實，正是收穫的季節。一九一九年三月八日（農曆二月初七），早春的無錫，梅花爭艷，香雪成海。這是江南出名的魚米之鄉，號稱「四大米市」之一，地處滬寧之間，工農業發達，商業繁榮，素有「小上海」的美譽。這一天，她迎來了從上海乘滬寧線火車蒞錫獻藝的秀麗少女—童伶孟小冬一行。這次隨孟小冬來錫的還有四位中年男子：師傅仇月祥、父親孟鴻群、琴師馬少亭和鼓佬胡鸞橋。他們被安置在無錫新世界旅館，等候翌日粉墨登場。

真是應了那句古語「天有不測風雲」，昨天的無錫還是陽光明媚、百花競開；一夜之間，老天爺突然變臉，傍晚臨近開演之時，「忽

大風雨，雷電交作，觀眾多為裹足」。院方以海報三天前即貼出，當地《錫報》亦刊有廣告，實難改期，遂請照常登台，準時開演。是晚孟小冬首場打炮戲為《逍遙津》，唱「大軸」（即最後一齣戲）。台下觀眾雖因大雨略少，然亦差能滿座。

三月九日（農曆二月初八）晚，新世界屋頂花園劇場的大幕在滂沱大雨聲中準時拉開了。這次的演出很精彩，劇場氣氛熱烈，盛況空前。當演至「逼宮」一場，打鼓佬開出〔導板頭〕，琴師馬少亭拉出悲愴激昂的〔二黃導板〕前奏，場內已是一陣潮水般的掌聲。喝彩之後，台下竟自鴉雀無聲，都在屏息凝神，靜聽孟小冬扮演的漢獻帝在簾內唱「父哇……子們……在……宮院……傷心落……淚呀！」一句長腔足有三分鐘，唱得高亢渾圓，氣力充沛，同時又充滿了悲愴哀戚的感情。「導板」唱完，孟小冬一出場，又贏得了一個碰頭彩。別看她年僅十一歲，嗓子又寬又亮，絲毫聽不出女孩子家所固有的雌音。整個劇場，掌聲狂熱，人聲鼎沸，是無錫戲界近幾年來罕見景況。

人們常說「搭班如投胎」。這首場「挑簾」演出，對孟小冬來說，也可算是「見公婆」了。公婆對這位新過門的媳婦態度如何？究竟滿意不滿意呢？其實，場內的喝彩聲已能說明問題。隔日《錫報》有評：

是日為鬚生孟筱冬登台之第一日，故賣座甚佳。孟筱冬芳齡尚稚，而嗓音清越潤利，較小劉鴻聲響亮，做態亦頗活潑，故博得觀眾連連彩聲……

又評：

前晚整個劇場沸騰了，觀眾席上一片驚嘆聲：這是奇蹟！她才十二歲。孟小冬畢竟不凡，可謂大器早成。

王勃十二歲作阿房宮賦，自古驚為天才；孟筱冬十二歲能唱譚劉各調，亦天才也。

因孟小冬單人匹馬來錫「搭班」，配演均為錫地班底，《逍遙津》劇中扮兩個皇兒（太子）都是成人演員，即便孟小冬穿上厚底靴，還比左右兩個皇兒矮了一頭。觀眾笑評：「孟筱冬唱《逍遙津》，爸爸這麼矮，兩個兒子那麼高。」當然，觀眾席上也有不常看戲的，對《逍遙津》劇情不甚瞭解，議論中，把曹操錯當司馬懿，指漢獻帝為劉備。指鹿為馬，還津津樂道，滔滔不絕，鬧出笑話。

或許《逍遙津》全體演員演得逼真，還鬧出這麼個小笑話：「首日演《逍遙津》至『逼宮』一段，觀眾群以果皮、煙蒂、泥土向台上飾華歆者亂擲，足見劇情之可以感移人心也。」

鬧出笑話的還有《錫報》三月九日（農曆二月初八）登載的一則廣告。孟小冬在新世界屋頂花園劇場頭天打炮戲的廣告是這樣刊登的：「禮聘初次唱做生鬚——●筱冬——全本逍遙津」其中「生鬚」，應為「鬚生」，即老生；「●筱冬」，應為「孟筱冬」，報社排版時，可能「孟」這個鉛字一時沒有找著，暫以「●」（俗稱「毛條」）代替，不想出報時疏漏更換，就與讀者見面了。可見那個年代的新聞出版，也是如此草率馬虎。而「筱」字，絕對不錯。小冬初登氍毹的藝名，即為「孟筱冬」。後在上海大世界乾坤劇場演滿一年後，轉入法租界共舞台時，才正式改為「孟小冬」。

孟小冬第二三天的打炮戲分別為《失街亭·空城計·斬馬謖》和《白虎堂》（即《搜孤救孤》）。由於首場演出成功，觀眾一傳十，十傳百，「頗受觀客之歡迎，每晚賣座極盛，後至者幾無插足地」。

這一期自三月九日夜登台，至五月十五日停鑼，歷經兩月餘，共演了六十八場夜戲（未演日戲，亦無雙齣）《錫報》報評，欲罷不



能，在合同期滿之前，觀眾對孟伶頗具依依難捨之情。「凡內行看戲者，無不為之惋惜云……奈離錫在邇，此曲將成『廣陵散』矣。」

